

# 第一日

Le  
premier  
jour

[法]

马克·李维 / 著

陈睿 / 译

Marc Levy

Le  
premier  
jour

# 第一日

[法]

马克·李维 / 著

**Marc Levy**

陈睿 /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精英天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日 / (法) 李维 (Levy, M.) 著; 陈睿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11  
书名原文: Le premier jour  
ISBN 978-7-5404-6924-5

I. ①第… II. ①李…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0558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4-115

Le premier jour by Marc Levy

Copyright © 2009 Marc Levy / Susanna Lea Associate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usanna Lea Associate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South Booky Culture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架建议: 外国文学

第一日

作者: [法] 马克·李维

译者: 陈睿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健 刘诗哲

监制: 蔡明菲 潘良

策划编辑: 马冬冬

特约编辑: 汪璐

版权支持: 辛艳

版式设计: 张丽娜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316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6924-5

定 价: 36.0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我们每个人都是浩瀚星空中的一粒微尘。”

——安德烈·布拉伊克  
(André BRAHIC)

献 给 宝 玲 和 路 易

——“黎明，是从哪里开始的？”

在我六岁的时候，内向得近乎病态的我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在课堂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可是，当时正在给我们上课的科学课老师回过头来看看我，满脸愕然，随后耸了耸肩，转过身去继续在黑板上写当天的课堂作业，就好像我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似的。我垂下了头，紧盯着我的课桌，假装看不到班上同学们充满嘲讽的冷酷的眼神。其实，他们跟我一样，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黎明，是从哪里开始的？一天又是在哪里结束的？为什么总有无数的星星在天空中闪烁，而我们却无法了解、无法认识它们所属的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

在我童年时的每个夜晚，我总是在父母睡着后偷偷爬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我总是把脸贴在百叶窗边，久久地仰望夜空。

我叫阿德里亚诺斯，不过，除了我母亲老家的人这么叫我，其他人一直都叫我阿德里安。我是一个天体物理学家，专门研究太阳系以外的行星。我现在在伦敦大学天文系工作，办公室就位于大学所在的高尔街广场，不过，我几乎从来不在那里办公。地球是圆的，天空是弯的。要想真正了解

宇宙的种种奥秘，就必须不停地到处走，跑遍天涯海角：有时候，为了寻找最佳的观测点，甚至要到最荒芜的地方，到那些远离大城市、没有一丝光亮的角落。多年以来，我放弃了大多数人所享受的正常人的生活：房子、妻子和孩子。我想，这是因为我还不懈地追寻着那个问题的答案，那个从童年时起一直反复出现在我梦中的问题：黎明，是从哪里开始的？

如今，我将我的日记整理出来，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人发现它，并最终有勇气将其中记录的故事告诉大家。

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承认一切皆有可能，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最真挚的谦逊态度。直到我邂逅凯拉的那个晚上，我才发现，在这一点上，我远不及她。

过去这几个月发生在我身上的经历远远超越了我的认知范围，也彻底颠覆了我之前对世界起源的看法和设想。

##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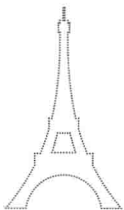
### 楔子 001



#### 第一部分

001

在非洲大地的最东端，太阳正在缓缓升起。通常在这个时候，拂晓的霞光早已照亮了这块位于奥莫山谷的考古现场，但今天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凯拉坐在考古工地旁的矮墙上，凝望着依旧昏暗的地平线，她手中紧紧捧着的咖啡杯散发出丝丝温暖。零星雨滴敲打在干涸的地面上，溅起点点尘埃。这时，一个小男孩向凯拉跑了过来。



#### 第二部分

031

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般柔情了。我将之前比赛的失败抛到了脑后，甚至不再去想我梦想的阿塔卡马高原距离我现在生活的伦敦有多么遥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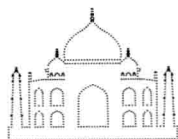


### 第三部分

**133**

我将记忆之表分离，并将分解下的部分交给了各个教会骑士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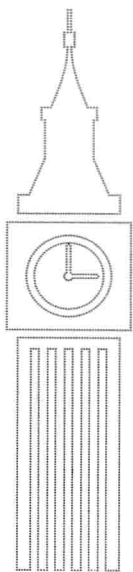
无限的幽灵隐藏在三角的星空之下。没有人知道顶点在哪里，某个黑夜覆盖了起源。没有人将之唤醒，在虚构的时间合并之时，终点将浮现。



### 第四部分

**299**

我感到这块东西的温度从指缝间传来。这些光点变得越来越亮，其中有一颗最为耀眼。这难道就是在世界诞生的第一日升起的那颗星？这难道就是我从童年时代开始寻觅，并为此长途跋涉，甚至跑到了智利的高山上去追寻的那颗星？



## 第一部分

在非洲大地的最东端，太阳正在缓缓升起。通常在这个时候，拂晓的霞光早已照亮了这块位于奥莫山谷的考古现场，但今天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凯拉坐在考古工地旁的矮墙上，凝望着依旧昏暗的地平线，她手中紧紧捧着的咖啡杯散发出丝丝温暖。零星雨滴敲打在干涸的地面上，溅起点点尘埃。这时，一个小男孩向凯拉跑了过来。

在非洲大地的最东端，太阳正在缓缓升起。通常在这个时候，拂晓的霞光早已照亮了这块位于奥莫山谷的考古现场，但今天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凯拉坐在考古工地旁的矮墙上，凝望着依旧昏暗的地平线，她手中紧紧捧着的咖啡杯散发出丝丝温暖。零星雨滴敲打在干涸的地面上，溅起点点尘埃。这时，一个小男孩向凯拉跑了过来。

“你怎么起来啦？”凯拉轻轻揉着小男孩浓密的头发。

哈里点了点头。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能在我们挖掘的工地里乱跑。万一不小心绊倒了，你可能就会毁掉我们好几个星期的工作。而且弄坏的东西是无法替代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些用小细绳拉起来的通道啊？不如这样，你就把这里想象成一个露天的陶瓷店吧！我知道，这不是一个适合你玩耍的理想场地，不过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啦。”

“这本来就不是我的游乐场，是你的！而且它一点也不像一个商店，更像一个墓地！”

哈里指着乌云压境的天空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天气，不过我敢说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如果下雨的话，那就太棒啦！”

“应该说太糟糕吧？！快跑去把队长找来，我得想办法保护这里的场地不要被雨淋了。”

小男孩在凯拉身旁跃跃欲试，时刻准备着往前冲。

“现在你有充分的理由啦，快跑起来！冲啊！”凯拉手一挥，向小男孩发出了号令。

远处，天空越来越暗。狂风大作，将考古工地里保护石冢（石头堆）的壁板一一掀翻。

“真是倒霉透了！”凯拉嘟囔着从矮墙上跳了下来。

她顺着小路往营房的方向走去，半路上碰到了跑来找她的挖掘队队长。

“在雨落下来之前，我们得想办法尽可能地遮盖住工地。请您找人尽快加固网格，集结我们所有的队员，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去找当地的村民帮忙。”

“这可不仅仅是一场雨这么简单，”性格温顺的队长回答道，“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村民们也都已经撤离了。”

看到凯拉神色不安，队长继续解释，由阿拉伯半岛“夏马风”（波斯湾的一种西北风）掀起的一场巨型沙尘暴正在向他们靠近。通常情况下，这股强劲的季风会穿过沙特阿拉伯的大沙漠，顺着阿曼湾的方向往东而去，但现在它一反常态，极具破坏性地向西边扑来。

“我刚听了电台发出的警报，这场风暴已经掠过厄立特里亚，穿越了边境，马上就要袭击我们这里了。它所到之处，没有什么能够幸免。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往山顶上逃，找一个岩洞躲一躲。”

凯拉抗议道：“那也不能就这么放弃我们的考古现场啊！”

“凯拉小姐，这些被您当成宝贝的碎骨残骸在地里不是已经埋藏成千上万年了吗？我向您保证，我们还会重新挖掘出来的，但首先要保住我们的命才行啊。别再浪费时间了，情况已经很紧急了。”

“对了，哈里在哪儿？”

“我完全不知道啊！”队长一边回答一边环顾四周，“我今天一上午都没见到他。”

“不是他去通知您过来的吗？”

“没有，我刚才跟您说过，我是听到了广播里通知居民撤离的消息，才赶过来找您的。”

说话间，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就在几公里之外，天地间似乎涌出一股股“巨浪”，裹挟着大片沙尘，向他们逼近。

凯拉扔下手中的咖啡杯，拔腿狂奔。她离开大路，顺着山丘往下，跑到了河边。她的双颊被漫天飞扬的风沙割得生疼，双眼也几乎无法睁开。刚一开口大声呼喊哈里的名字，她的嘴里就被灌满了沙土，几乎无法呼吸。可是她丝毫没有放弃的念头。透过越来越浓的灰霾，她好不容易找到了露营的帐篷。每天早晨，哈里都会来到这顶帐篷门前把她叫醒，然后跟她一起爬到山丘上看日出。

她掀开门帘，帐篷里空空如也。整个营地就像一个孤寂的鬼城，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远处依稀能看见村民们正翻过山丘，往山顶上的洞穴逃去。凯拉逐一查看了周围的帐篷，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呼喊着哈里的名字，然而回应她的只有风暴的轰鸣声。队长一把抓住凯拉的手，要强行将她拖走，但凯拉依然不甘心地呆呆地望着旁边的山冈。

“来不及了！”队长大喊，他的脸已经用布裹得严严实实。

他紧紧搂住凯拉，带着她往河岸边跑去。

“快跑，见鬼！快跑啊！”

“哈里！”

“他肯定在某个地方躲着呢，快别喊啦，抓紧我！”

海啸般的沙尘暴步步紧逼，不断地吞噬着他们身后的土地。在河的下

游，河水在两处峭壁之间沉了下去，队长发现了一个凹陷的山洞，赶紧拖着凯拉躲了进去。

“往这儿！”队长把她往深处推。

就在一刹那，裹挟着泥土、沙石和草木碎屑的巨浪从他们临时避难所的顶上呼啸而过。凯拉和队长在里面紧贴着地面，抱成一团。

山洞陷入了一片漆黑，风暴的轰鸣声响彻耳边。四周的岩壁也跟着晃动起来，似乎马上就要崩塌，将两人长埋于此。

“也许几千万年以后会有人挖到我们的骸骨吧：你的肱骨靠着我的胫骨，你的锁骨挨着我的肩胛骨。到那个时候，古生物学家会认为我们是一对农夫农妇，或者以为你是渔夫，而我是你的妻子，被一起埋在这里。当然，我们不会引起太多的关注，因为这里没有任何陪葬的祭品。我们最终的‘归宿’很可能是被装在纸箱子里，放在某个小博物馆的储物架上，被叫作‘史莫克（Schmocks）’的骸骨！”

“这可不是什么开玩笑的好时候，而且这一点也不好笑！”队长嘟囔着，“‘史莫克’是什么？”

“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啊：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可是得到的成果大家都不屑一顾；而且还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心血在顷刻之间毁于一旦却无能为力。”

“不过，两个活着的‘史莫克’总好过两具死尸吧。”

“说得也有道理！”

风暴的隆隆声一直持续着，让人感觉好像无休无止。外面不时有碎石块被大风卷走，而他们藏身的地方终究抵挡住了狂风的袭击。

慢慢地，天空亮了起来，山洞里也渐渐被照亮，风暴终于绝尘远去了。队长站了起来，伸出手想把凯拉扶起来，但凯拉拒绝了。

“你出去的时候能把门关上吗？我宁愿待在这里，我实在不确定自己

能否接受外面的景象。”

队长懊恼地看着她。

“哈里！”凯拉大喊着冲了出去。

外面的世界一片荒芜，颓败的景象随处可见。河边陡坡上的草木被连根拔起，岸边的赭石也被染上了一层再也洗不掉的土栗色。河水将一团团淤泥冲到了几公里以外的三角洲地带。营地里的帐篷被吹得七零八落，全都散了架。村民们的茅屋也没能抵挡住暴风的侵袭，支离破碎地散落在十几米开外的礁石和树干之上。在山丘高处，村民们纷纷走出避难的山洞，查看自己的牲畜和庄稼。奥莫山谷的一名村妇一边大哭，一边将孩子们紧紧地搂在怀里。在更远处，另一个部落的村民们围成了一团。凯拉环顾四周，依然没有发现哈里的踪迹，却看见有三具尸体横躺在岸边。她的心跳骤然加快。

“您别担心，他应该躲在某个山洞里，我们会找到他的。”队长试图把凯拉的目光吸引回来。

凯拉紧紧拽住队长的手臂，跟着他一起重新爬上山丘，来到了他们的考古现场。工地里的网格线全都消失了，地上布满了碎片，风暴已经摧毁了一切。凯拉弯下腰捡起脚边的瞄准镜，下意识地拂去上面的灰尘，然而镜头已经彻底损坏了。不远处，放置经纬仪的三脚架斜躺在黄土里。

突然，哈里惊魂未定的小脸蛋出现在这片废墟之中。

凯拉冲过去，一把将哈里抱入怀中。这样的举动很少会发生在她身上。通常来说，她会用言语来表达对身边亲人的喜爱，而从来不会有丝毫亲昵的动作。可是这一次，她把哈里抱得如此之紧，以至于小男孩试图要挣脱她的怀抱。

“你吓死我了！”她一边说一边擦拭着小男孩脸上的泥垢。

“我吓死你了？经过刚刚发生的这一切，我还能把你吓死啊？”哈里一脸困惑地说。

凯拉没有回答。她抬起头环顾四周，凝望着自己曾经的工作成果：一切都毁了，所有的心血付诸东流。就连今天早晨她坐过的那堵矮土墙，在“夏马风”的威力之下，也都已经彻底坍塌了。就在刚刚过去的几分钟内，她失去了一切。

“哎呀，你的‘商店’被洗劫一空了！”哈里喊着。

“是啊，我的陶瓷店呢？”凯拉嘟囔着回答。

哈里习惯性地抓住凯拉的手，想要找出她在手里藏了些什么——以往，凯拉总是会走在前面并假装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让哈里立即过来瞧瞧是什么宝贝。然后她会一边拨弄着“上当受骗”的哈里的头发，一边为自己的举动而感到抱歉。可是这一次，凯拉丝毫没有戏弄哈里的意思，她摊开手，接着马上在哈里的手掌中再次握紧了拳头。

“该死的！”她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抱怨道。

“你还可以重新挖到的，是吧？”

“再也不可能了。”

“你只要再挖深一点就行啦。”男孩反驳道。

“即使挖得再深也没有用。”

“那要怎么办？”

凯拉盘着腿坐在废墟之中，哈里也模仿着坐了下来，默默陪在一旁。

“你要走了，要离开我了，是吗？”

“我在这里的工作结束了。”

“你还可以帮我们重建村子。所有的一切都毁了。这里的人之前也帮了你们很多忙呢。”

“你说得对，我想我们这几天会留下来帮忙，不过最多也不会超过几个星期。我们最终还是要离开的。”

“为什么？你在这里过得不开心吗？”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开心过。”

“那你就应该留下来！”男孩大声说。

队长朝他们走了过来。凯拉用眼神示意哈里，自己需要跟队长单独待一会儿。哈里往远处走了几步。

“别到河边去！”凯拉冲着男孩喊。

“关你什么事，你都要走啦！”

“哈里！”凯拉恳求道。

小男孩依然头也不回地朝着她明令禁止的方向走去。

“您打算彻底放弃这块工地了？”队长吃惊地问道。

“我认为我们可能没有其他选择了。”

“为什么要灰心呢，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我们有的是干劲。”

“唉，这可不仅仅是个人意志的问题，现在缺乏的是物资设备。资金也所剩无几，没办法再继续雇用人力了。我本来是希望能在短时间内有重大发现，这样才能争取到更多的资助。可现在看来，我估计大家都要失业了。”

“那这个小人儿呢？你打算拿他怎么办？”

“我不知道。”凯拉沮丧地回答。

“自从他妈妈去世后，您可是他唯一亲近的人了。为什么不把他一起带走呢？”

“我没有这个权利。他要是跟我走的话，还没等过境就会被抓进牢房关上几个星期，最终还是会被遣送回这里。”

“这么说，在你们看来，我们都是些野蛮人吧？！”

“您就不能帮忙照看他一下吗？”

“我养活自己的一家人都已经不容易了，恐怕我妻子很难接受我们家再添一张嘴。况且，哈里是穆尔斯人，属于奥莫山谷，而我们是阿姆哈拉人。这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凯拉小姐，当初是你给他起的名字，这三年来也